

周振鹤专辑(2)

汉语用字的地域分异

汉语用字是有明显的地域分异的。显著的是地名通名的分异，其中有许多是方言不同所引起的，有的字不易写出，暂不涉及，先举最普遍的一个通名分异的现象。所谓通名即指一类事物或现象共有的名称，与专名相对而言。专名则是此事物或现象的专有称呼。

中国古代河流水道的通名是“水”。成书于公元六世纪的《水经注》记载了当时全国一千多条大小河流，这些河流的通名基本上都称作“水”。不像现在的通名，或称“江”或称“河”（小的叫港、汊、浜，山间的叫溪、涧等不论）。中国最长的河流称为江水，象征中华文化渊源的黄河，称为河水。但是后来，水的通名虽依然存在，但江、河二字却成为大部分河流的通名，而且很

明显地发生了地域的分异，那就是江水以北的河流，其通名为河，江水及江水以南的河流，其通名为江。首先是最大与最重要的两条河流变成黄河与长江。河水因其色黄而称黄河，江水因其绵长而名长江。长江上游叫金沙江，长江支流有岷江、黔江、汉江、湘江、赣江等。黄河支流有渭河，有洛河。陕北有著名的延河，辽宁也有著名的辽河。

长江与黄河之间有淮河，这是划分中国南北方的标志性河流。长江以南的大河流有珠江，其主干是西江，重要的支流有北江、东江。浙江省得名于同名河流，这条河流现通称钱塘江。福建主要河流叫闽江，另一条叫九龙江。

这种江、河称呼的地域分异虽然明显，却也有例外，最大例外在

东北,有黑龙江与松花江,有中朝边境的鸭绿江、图们江。南方也有例外,珠江上游有一段叫红水河。但正如马克思所言,例外只是证明一般。而且东北这数条江的名称都很后起,其时命名已脱离一般的通例。虽然江、河作为通名已经有地域分异,而水作为通名仍然存在,尤其是小一些的河流,如湖南的醴水,江西的修水,就不大称为醴江或修江了。

附带要提及的是,古代不但河流水道的通名称作“水”,而且专名用字也多用“氵”旁的字,江水、河水自不必说,淮、汉、济、漳、渭、泾、湘、潇、浙,在在皆是。近来出土的秦代封泥有“潦东守印”,是秦代潦东郡守之印。在传世文献中,潦东

郡一直写成遼东郡,该郡自然得名于遼(辽)水。而从封泥的出土,可以说明古代的遼水应该是写成潦水的。汉字自古以来十分规范,所以河流水道的专名也都要以“氵”为偏旁。但在中国疆域大大扩展以后,河流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,到《水经注》时代,专名已经不可能都带“氵”旁了,而且专名也不限于只用一个字。

用字的地域分异,不止在上述的地名通名方面,还有其他表现,很明显的,如北方多用今天、明天,广东话要用今日、听(音)日,闽南话要用今仔日、明仔日,吴语多用今朝、明朝。天、日、朝分别用于不同地域,与汉语的历史变迁有关,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。

方言进入通语

“高企”“企稳”这样的词已经成为经济学上的新词,让人感到有点专业化的味道。其实这不过是将粤方言直接搬到通语——即普通话里,高企就是立于高位,企稳就

是站稳,原来不但没有什么学术含量,而且说得不好听一点,完全是一种土话,这正如同当年李善兰将“细胞”纳入植物学的范畴,成为专门的学术用语,而其本来意义在吴